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扶三

大鑑下十八世

東林顏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稅

公安祖珠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彥充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扶三

昭覺紹淵禪師

萬年荷屋常禪師

積善道昌禪師

保福清皎禪師

護聖麟庵開禪師

徽州簡上座

棲賢辯禪師

已上

西禪需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安永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天王志濟禪師

劔門安分庵主

已上

淨慈曇密禪師

法石慧空禪師

已上

東禪岳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宗達禪師

已上

白雲師沼禪師

徑山德潛禪師

已上

西禪淨禪師法嗣三人

乾元宗顯禪師

已上

中際立才禪師

已上

開善謙禪師法嗣一人

吳十三道人

已上

迦庵演禪師法嗣四人

蘇

火

微

第一九七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育王法明禪師
南禪大用禪師
無用全禪師法嗣人七
靈隱希夷禪師
雪峰了宗禪師
盤山思卓和尚
天童應庵華禪師法嗣八人
天童咸傑禪師
侍郎李浩居士已上
祥符善登禪師
智者滿禪師
道場全禪師法嗣一人

何山慧清禪師
移忠得一禪師已上
尖翁堪禪師已上
承天允韶禪師
寶竇處南禪師
錢像祖止庵居士已上
南書記
鳳山詮禪師
永山心鑑禪師
嚴朝康教授已上

華嚴有權禪師錄有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三峰印禪師錄有
大滿行禪師法嗣二人
德山子消禪師錄有
淨慈水菴一禪師法嗣四人
息庵達觀禪師扶三
瑞岩順和尚
徑山印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道奇禪師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希濛禪師錄有

仰山嗣清禪師
承天港和尚已上
金山永聰禪師錄有
德山師本禪師錄有

萬年貴禪師法嗣四人

龍鳴賢禪師

大為鑑禪師有錄上

天童從瑾禪師

投子淳禪師有錄上

大洪證禪師法嗣四人

玉泉恩禪師

萬壽師觀禪師

丞相益國周公

監丞成秉周公已上無錄

楚庵方禪師法嗣二人

和庵若禪師

訥庵俊禪師無錄二人

天童淨禪師法嗣二人

石林秀禪師

孤蟾瑩禪師無錄二人

普庵肅禪師法嗣二人

佛惠清禪師

鐵牛禮禪師無錄二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東谷光禪師法嗣一人

直翁舉禪師無錄一人

或庵體禪師法嗣三八

天童智顓禪師

萬壽了修禪師

雪峰雲禪師無錄上

晦庵光禪師法嗣四人

雪峰元聲禪師扶三

徑山元聰禪師三

報恩智因禪師

陳安節樵隱居士已上無錄

水陸野庵禪師法嗣一人

四思菴主無錄

大同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無錄

可庵然禪師法嗣一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如居士顏公錄

薦福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錄

靈瑞肱禪師法嗣一人

福嚴傑禪師錄

逢庵會禪師法嗣一人

萬松大連禪師錄

慈航朴禪師法嗣二人

雪竇僧彦禪師

太平詔和尚已錄上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避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超翻山鬼

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
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
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
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息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堅
指因緣師曰佳人臨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挿
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
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衆大愚宏智正堂大
圓後開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
木札羹鐵釘飯仕汝絞嚼師竊喜之直造謁
陳所見解林曰授汝見處正坐在鑒光中師

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
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拈花如夢相似默有
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
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
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葛
被攔臂一拳忽然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
快

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
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
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
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
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
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
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
年逢一閨鷄向五更啼上堂舉亡菴先師道
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
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

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
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箇蕩捨花針六代祖師有裏
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
不啻與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
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變眸放電

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
素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傳
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
男女開眼堂堂入鉢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既是吾知識為甚賺人入鉢湯只向他道非
公境界後示娑塔于寺之南庵

扶三

五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
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
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
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
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
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
搭時元庵為西堂為衆入室舉問雲門撥
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
以手拍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問了吞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
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崑崙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彌明眼波斯梵彈拍笑彈拍珊瑚枝上清
風起元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曰鎔瓶盤釵釧
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

內外夾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着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鉢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群三昧擊節叩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荅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

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卷三撥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着關候子去却胃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閑拈出着着有出身之路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云庭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册

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荅云我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荅
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
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
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闢袂子且不是釘關底
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
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麼生承當乃曰欲行
千里一步為初白曰青天快著精彩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
為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

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
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
事湏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喻峻
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太安居如其觀
地覓金針直下腦門湏迸裂到這裏假饒見
機而變不犯鋒鎗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
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
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
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湏得箇入處既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
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湏得
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湏踐下入處始得上

扶三

七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乱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有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麼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洎合停因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啗鐵機一鎚湏打殺何故我王庫內

無如是刀上堂紫巖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牕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提提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道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編外成團成塊到這裏來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禁中縱步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誼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臂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你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

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寬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救忠光禪師法嗣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衆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

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我歸前資偶舉
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
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
辭往梅揚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
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
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

扶二

九

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
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叅
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憤
能說訶說秀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
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
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廝
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貴情好與三十棒且
道是賞是罰具叅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
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泉州法石中庵慈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
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
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
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
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
秋風祗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
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
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
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
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琉璃鉢內拓須彌僧
便喝師便打

東禪岳禪師法嗣

○

○

福州鼓山宗達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
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
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
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
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

扶三

十

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
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
兒善荅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
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無用全禪師法嗣

育王笑翁禪師諱妙堪四明毛氏子廣穎平

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菴道欽受釋氏學叅
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徃天童叅無用全公無
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
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撼無用曰此僧
敢來者裏捋虎鬚叅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
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篦劈口便
打師應聲呈偈云大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
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領之久之侍香辭去西
游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丈
移光孝乙亥大旱禱兩州治郡將以道居左
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
雪竇申明于朝得旨仍舊乃已史衛王薦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議合十寺為
大刹築壇場闡揚毗尼朝命徙虎丘領雪峯
三年陞住靈隱衛王創大慈成請師開山師
審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
衛王薨退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遣使以瑞
巖邀之於道師勉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
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扶三毚勉絕江明年
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彌俾以衣彌住持
師以為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
殆矣奏疏殿陞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育
王興建居多既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戊申春
師寢疾通守永嘉曹公等入山問疾授客叙

第一九七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授
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書四句偈辭衆云業
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與
曹公訣別右脅而逝

天童華禪師法嗣

夢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
不憚遊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
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
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
今四載微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軋

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觀切
忌便踈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
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嚴未幾
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
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如
有向上關候子有般漆桶算東西不辯南北
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候子何異開眼象
禾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
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
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
說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
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賈賈

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
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擲芥風微鹿養
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抵迷這箇復卓一下
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變忘糞埽堆頭重添
搥搔莫有向東涌西沒金機獨脫處道得一
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
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眾云老僧二
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
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有老婆心峰云
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
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
鳥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道老漢忽若瞥

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燒庵話
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
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
名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
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酸箇僧孤身迴迴慣
入洪濤等閑坐斷濊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
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
佛法未夢見在鳥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
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王欄
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
鉢兩如王秉劔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
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上堂盡乳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
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保保
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
門大師道盡乳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
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
扶三
節大小雲門劔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窠塔
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
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
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
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聞首楞嚴
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素後造明果投誠
入室聽其旨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
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衆不旬日竟躋堂奧
以偈寄同衆嚴康朝曰門有孫賸鋪家存甘
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後誰迷庵見稱善有
齧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
今因續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嚴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
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

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達一切
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
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
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濤蘆花影裏
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
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
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換此座呵佛罵祖去
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詔晦游歷湖湘江
洲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叅大慧於徑山無
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
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

心行滅處解離身噴燒也成師子吼拈檀林
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剎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甌又僧
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
如何是禪山云糊糝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
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却
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
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
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
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
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

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麼把手上山
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
疾留偈趺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
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寺左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為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洎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技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
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扶三

十五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勢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年貢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
識得甞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甞子天地
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
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甞子四脚著
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
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
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
霜空天寒水冷輝煌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
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
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
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抵云歇即菩提

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
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
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
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
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
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
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
甚共語處上堂舉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
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賓賓徒自
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添得一溪流水紅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士宗 扶三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七冊